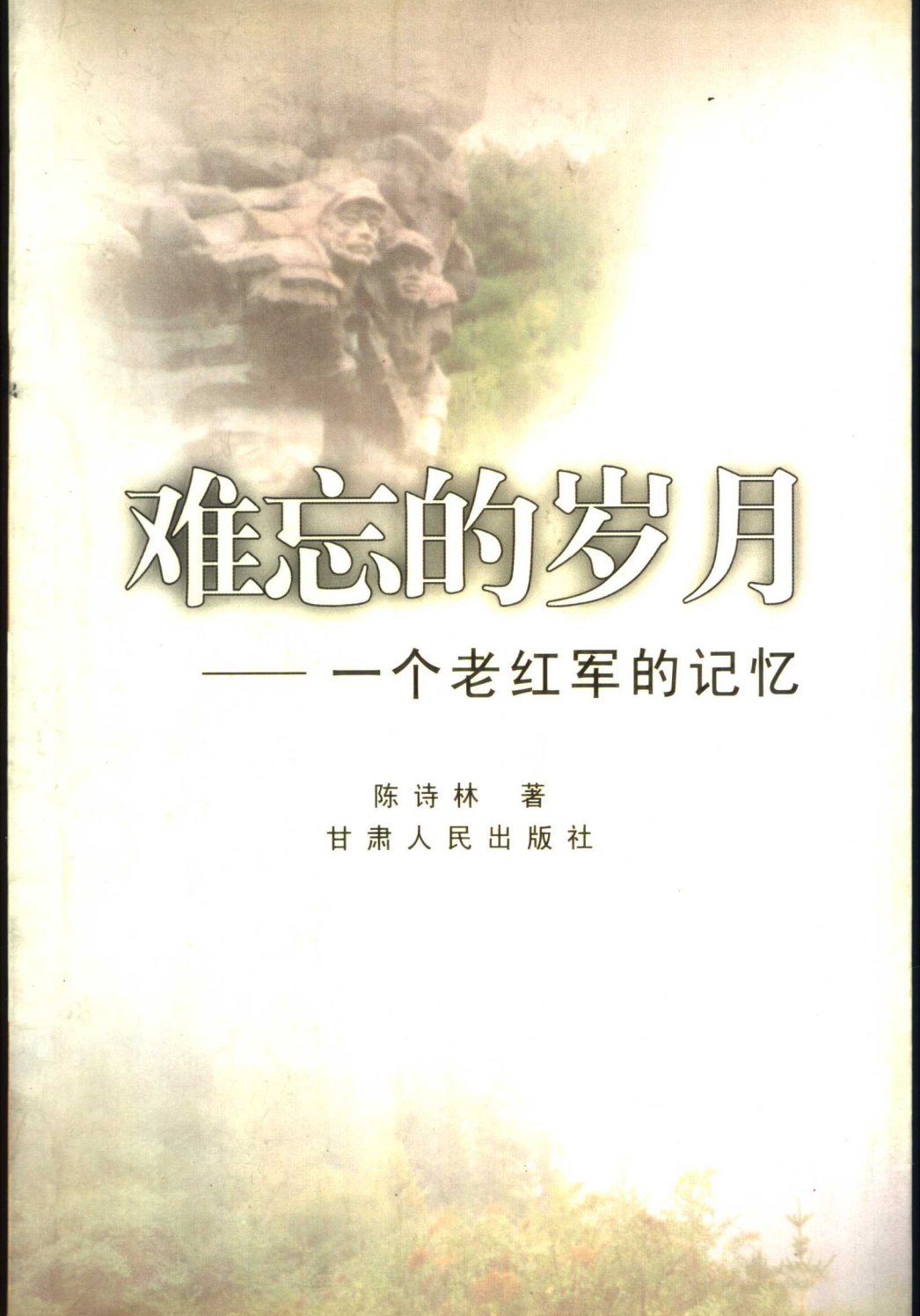




难忘的岁月

—— 一个老红军的记忆

陈诗林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难忘的岁月

——一个老红军的记忆

陈诗林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难忘的岁月:一个老红军的记忆 / 陈诗林著.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3

ISBN 7 - 226 - 02871 - 9

I. 难... II. 陈... III. 革命回忆录 - 中国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2998 号

责任编辑:高文波

封面设计:宋武征

难忘的岁月

——一个老红军的记忆

陈诗林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甘肃陇西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94 千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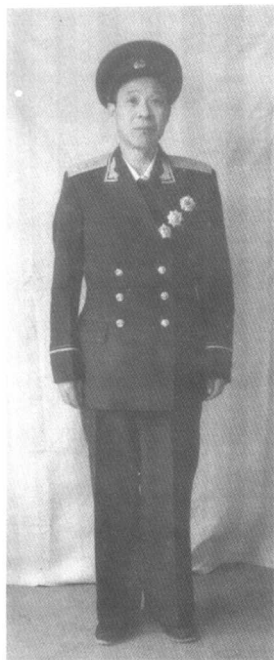
ISBN 7 - 226 - 02871 - 9 定价:8.00 元



陈诗林（1960年摄于兰州）



陈诗林(右)妻子徐仙舟(左)与陈诗林母亲合影
(1951年摄于兰州)



此照为陈诗林 1955 年在南京授衔后所拍



陈诗林 1937 年于延安



陈诗林与妻子徐仙舟
(1956 年摄于兰州)



陈诗林全家福 (1986 年摄于银川)



陈诗林夫妇在银川家中 (摄于 1990 年)

目 录

江西牛童奔革命	(3)
第一次经受战火的洗礼	(11)
小布兵站见到毛委员	(21)
跟着姬鹏飞防疫治病	(25)
混在敌军中吃白米饭	(43)
红军英勇拼杀反“围剿”	(59)
于都河畔别故乡	(73)
突破封锁线 血染湘江水	(96)
竹筏冲浪渡乌江	(99)
四渡赤水智取三县城	(101)
威胁昆明 巧渡金沙江	(106)
神兵飞夺泸定桥	(109)
翻越雪山住进牛屎房	(113)
飞马冒死去取药	(116)
周副主席时刻想着红军战士	(120)
突破天险腊子口	(124)

哈达铺的报纸与美餐	(128)
六盘山上又见毛主席	(130)
在吴起镇看到了苏维埃	(133)
南征北战救死扶伤	(136)
尾声	(140)

为纪念红军长征六十年而写

三〇年跟朱毛，
罗霄山打游击。
红米饭南瓜汤，
无油盐吃得光。

宁都牛童奔革命，
浴血奋战求生存。
五次“围剿”敌猖狂，
战略转移离故乡。

红军夜渡于都河，
跨过五岭抢湘江。
乘坐独舟踏波浪，
十七勇士渡长江。

红军双脚走天下，
昼夜行军二百四。
泸定桥边万重山，
高峰入云千里长。

翻过雪山走草地，
风雪冰凉刺骨寒。

野草充饥水当粮，
泥泞露营地当床。

百丈悬崖当云梯，
前赴后继歼敌人。
长征胜利到吴起，
救死扶伤为人民。

陈诗林

1996年10月20日于银川

注：全国红军包括地方、地下党员在内还健在的有
3336名。

江西牛童奔革命

1914年，我出生在江西省宁都县东山坝来源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我们陈家是我爷爷那辈从五朝讨饭到东山坝来源村的，家里非常贫穷。听我母亲讲，我爷爷和我叔爷爷兄弟二人分家的时候，祖上留下的全部家当只有一口铁锅，只好从当中割开，一人一片铁，便算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了。陈家的家谱排列是东、和、盛、祖、训、诗、礼、绍、家、兴这样一个顺序。我祖父叫陈祖游，因为小时候家里穷，没读过书。所以尽管家里穷得快揭不开锅了，他还硬是咬着牙让我父亲陈训隆上了三年私塾。清末民初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经济压迫，国内各个军阀争权夺利，相互混战，鱼肉百姓，民不聊生。作为当时是中国贫穷省份的江西也常常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兵荒马乱，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生活更加贫困。一次，我父亲从田里回来，又热又累，一口气喝了很多凉水。晚上，突然觉得全身很热，打摆子抖个不停，我爷爷把家里能盖的东西全压在父亲身上也无济于事，本来乡间就缺医少药，再加上家里穷，就是有药也买不起。后来好不容易熬到烧退了，父亲却变成了聋哑，村里的人歧视他，

起了外号叫聋鼓(意思是敲锣打鼓也听不见)父亲从此永远地沉默了,他再也不能在田间干活时听小鸟的鸣叫,再也听不到那惟一能给他带来欢乐的大自然的声响,再也诉说不出对那万恶旧世界的仇恨和愤怒,苦海在心底里汇成。

后来我母亲走进了我父亲的家。她善良贤惠。旧社会妇女地位低,我母亲连名字都没有。因为我的外祖父姓游,所以人们称她陈游氏。当我母亲生下第三个孩子时,全家连饭都吃不上,我伯父和我父亲分了家,父亲一个人挑起了全家的担子,养活家里五口人。为了生活,他向本村一个财主借了40块白洋高利贷,这笔债“驴打滚”,一直到解放前夕,我家也没有还清这笔债。

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对我父母来说并没有多少快乐,相反他们又要为新添的一张嘴而发愁了。我在家排行第四,大哥叫陈诗华,二哥叫陈诗良,姐姐陈秀英,后来又有了小弟陈诗权。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父亲就起早贪黑下地干活,披星戴月早出晚归,两头不见太阳。有时他给别人做一天短工,报酬才是用这家的牛耕一天我们租种的地。可是不论父亲怎样勤劳,母亲如何节俭,全家人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午饭算是一顿干饭,早晨和晚上则只能以地瓜等汤糊充饥。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有山又有田,
地名叫山田;
农民做牛马,

豪绅像神仙；
同生一块地，
富贵两重天；
何时得平均，
我要问苍天。

我8岁了，本该是上学的年龄，可家里的经济状况却不允许，只能眼巴巴望着富人家的孩子上学，自己去给地主放牛。从8岁一直到13岁，工钱是一双袜子，外加一顿饭，家里想着孩子好歹有个饭吃，别叫饿死就行了。除了放牛，我还去上山砍柴，一担卖三个铜板，来贴补家用。

来源村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东风一来，粉红的杜鹃花，火一样的映山红满地开放，灿烂地绽放于山间沟谷。松柏高大挺拔，郁郁葱葱。一条小河欢快地绕着村子流淌，是夏天我们孩子们戏水的好去处，最让人心醉神往的是那大片大片蔚然成荫的绿竹，那绿色像是画家有意泼洒了颜料，满目嫩翠。精壮的竹节锯下来可以当水桶，在茂林修竹间，不时传来樵夫委婉、清亮的山歌，与优美的景致构成了一幅声情并茂的图画。啊！故乡是美丽的。可是，可爱的故乡的乡亲们却无法摆脱剥削和贫穷。那时我就想，为啥地主家的孩子吃得好、穿得好，穷人家的孩子却挨饿受穷，这世道实在不公平。对此，我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上，至于为什么，因为年纪小，就不懂了。

每当牛放到山坡，悠闲地吃着草的时候，我们一群孩子常常苦中作乐，到地里偷花生吃，玩捉迷藏，摔跤打闹

……一块草地，一片树林就成了我们的乐园。我上树下河无所不能，所以赢得了小伙伴的尊敬，大家都听我的，我是孩子头。有一天，我领着小伙伴们去摘大姨家的梅子，那梅子挂满了树枝，馋得人直咽口水，我留下一个小伙伴放哨，剩下的跟我去摘，不料，我们被大姨发觉，她跳着骂着，大家一哄而散，因为她裹了小脚追不上，我们就做鬼脸。我们吃着梅子往回走，正得意的时候，看见我放的牛跑到了大地主李纵洲的田里，已经踏坏吃掉了两分地左右的禾苗，好不容易把牛赶出来，祸还是闯下了。这个李纵洲是出了名的大土豪劣绅，我们来源村的山、林、地百分之八十是他家的。他是东山坝最大的恶霸，出了名的坏，谁家也惹不起，他一见我的牛吃了他家的禾苗，勃然大怒，不分青红皂白将我一顿毒打，完了又逼上门去，要我家加倍赔偿。我父亲苦苦哀求无济于事，最后只好借钱赔了李纵洲两担谷子、3块白洋，李纵洲这才罢休。父亲因为我惹了事，狠狠揍了我一顿，我心里觉得既委屈又气愤。恨李纵洲要我家的钱，还毒打我，心想总有一天我要报仇，走着瞧。我跑到山坡上，放声唱民谣：白雪压头低，低下欲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与天齐。

这样的日子并不遥远。13岁那年，我听大人们说，湖南地区闹农会闹得欢，地主土豪见了农会的人就像老鼠见了猫，灰溜溜顺着墙根走，贫苦农民一个个扬眉吐气，当家做主。心里想着什么时候我们来源村也闹农会，闹李纵洲这坏东西。其时，正逢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农民运动风起云涌，革命风潮一日千里，连偏僻的来源村也透

来了消息，只是革命的思想还没有传播到这里，后来由于蒋介石的背叛，革命陷入低潮。随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红军来到了江西，来到了井冈山，开创武装根据地，来源村也在传说着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事情。

1929年的一天，二哥陈诗良突然不见了，我的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一天夜里，我在睡梦中惊醒，就着昏暗的油灯，我看到好像是二哥和母亲正低语，说着什么，过了好长一阵，只见二哥起身，叫母亲保重，望望床上睡着的父亲和我们，然后一扭身出了房门，消失在黑夜里。母亲呆坐在油灯前，望着快燃尽的灯花一直到天明。第二天，听见人们在小声议论，说是这几天东山坝来了红军游击队，土豪们都睡不安稳。晚上吃完饭，我问母亲二哥是不是回来了，母亲开始不承认，后来才点点头，说二哥昨天夜里来过了。我试探着问她：“二哥莫不是参加红军游击队？”她噓了一声！看了看四周没啥动静，才对我和弟弟诗权说：“莫要到外面乱讲，说你二哥回来过，别人问起你二哥上哪去了？你们就说不知道。”我才知道二哥陈诗良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听母亲说，他作战勇敢，后来成了队长。那天晚上部队转移路过家门，他特意来看父母，告个别以免家里挂念。我这才知道自己的二哥是红军，心里特别自豪，更加盼红军赶紧打回来。整天盼呀盼呀，真可谓望眼欲穿。自从那次二哥走了之后，就再没有听到音信，后来他在攻打南丰的战斗中牺牲了。

1930年，红军真的来了，在距来源村八里的东山坝，大土豪李纵洲跑掉了，老百姓夹道欢迎自己的子弟兵。

东山坝,在我这个乡下孩子眼里是相当热闹、繁华的镇子,第一次掌握在人民手里。很快,来源村建立了苏维埃,村子里到处能听到这样的歌:好弟兄,好哥哥,大家一起来唱歌。唱的什么歌?唱的分田歌。先前无米煮,今日有米多,打土豪,分田禾,田契债据付把火,政权归还工农兵,红旗要插全中国。

村里还成立了少先队,我被选为副队长,感到既荣耀又兴奋。每天站岗放哨,认真盘查路条,干劲很大。有一次邻村一个土豪穿着破衣服出逃,碰着我的哨想蒙混过关,在我的仔细盘问下终于露出了马脚,他怎么也拿不出苏维埃发的路条,被我们少先队扣押起来,为了这件事,我受到了上级的表扬。最解气的是拉土豪劣绅游街,我们用纸糊一个高高的帽子,扣在土豪头上,拉着他们满街走,让他们威风扫地。旁边许多乡亲围着拍手称快,小伙伴们打着铜锣,我雄赳赳气昂昂地在前头开道。土豪们一个个吓得胆战心惊,游完街回到家,因为搞不清哪天还要押着他游街,整天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等着我们的“通知”,往日的帅气跑得无影无踪,整天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

当时,我年纪小,工作热情又特别高,听说要破迷信,扫封建,就积极地行动起来。可是后来才知道,干革命光有热情还不行,不然就会出差错。比如封建旧社会的妇女都裹着脚,本来他们也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我不理解认为小脚就是封建的东西,封建的东西就要把它搞臭,搞臭的具体方法就是往它上面浇粪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